

基于中医经典理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治

赵 钢¹ 曹莹莹² 于文慧¹ 李 响² 孙 姮²

(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2.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 要 中医理论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因病机为疫疠之邪犯肺, 正邪相争, 阻遏卫气, 由表入里, 发病因素主要包括正气因素、自然因素以及社会因素。中医以祛邪扶正为大法, 分轻型、普通型、重型及危重型, 采取辨证论治。中医素有“固护正气, 避其毒气”的防疫思想, 中医特色的防疫方法, 如芳香疗法、饮食调护、情志调节、传统运动等, 临床可资借鉴。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病; 中医病名; 病因病机; 辨证论治; 预防和控制

中图分类号 R259.63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97X (2020) 04-0038-05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是由β属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部炎症^[1]。2019年12月以来, 湖北省武汉市暴发了COVID-19疫情, 我国其他地区及境外也相继发现了此类病例^[2-4]。COVID-19传染性强, 疫情汹汹, 引起国内外的密切关注。当前中央非常重视防治COVID-19的工作, 防治本次疫情现已成为首要任务。当前尚无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特效治疗药物及疫苗, 使得COVID-19的防治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中医药在防治疫情方面, 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中国历代的疫情事件中, 中医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尤其在抵抗2003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 期间做出了卓越贡献, 广大群众对中医药寄予厚望, 希望中医药在遏制COVID-19流行中再次发挥其特色作用。现基于中医经典理论对中医药防治COVID-19探讨如下。

1 中医病名阐释

根据COVID-19的发病情况以及其具有的传染性和流行性, 可将其归属于中医“疫病”的范畴。疫病最早记载于《黄帝内经》: “帝曰余闻五疫之至, 皆相染易, 无问大小, 病状相似。”由此说明了疫病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同时《伤寒论》也提道: “余宗

[5] 叶放, 周学平, 吴勉华, 等. 周仲瑛教授“复合病机论”探析[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0, 26 (4): 241.

[6] 陈四清. 国医大师周仲瑛辨治疑难病证方略[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11.

第一作者: 陈四清 (1967—), 男, 博士, 主任中医师,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孟河医派 (马家) 第五代传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肝胆病学后备学术带头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养生学后备学术带头人。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继承人, 全国第三批中医临床优秀研修人才, 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嫡传弟子,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普巡讲专家。擅长发热、肝胆消化病、肿瘤等疑难杂症的中医药诊治。2467571233@qq.com

通讯作者: 周仲瑛, 首届国医大师, 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 终身教授, 主任中医师, 博士研究生导

师。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诊法”代表性传承人,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国务院首批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终身名誉会长。从事中医内科医教研工作70年, 擅长辨治急性外感热病、慢性疑难病症, 屡起沉疴, 主张辨证应首重病机, 早年创建以脏腑病机为核心的中医内科学辨证论治纲要, 创建以“病机十九条”为主导的中医病机辨证新体系。主编系列全国规划教材《中医内科学》《中医病机辨证学》等36部。主持承担国家、部省级课题37项, 取得科研成果24项, 获科技进步奖22项, 多项成果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 创制科研新药转让投产6种, 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

收稿日期: 2020-02-23

编辑: 吴 宁

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温疫论》曾提道:“时疫能传染于……无问老少,触之者即病。”这些记载都表明了疫病的传染性及流行性。不同的是,本次疫情虽传染性较强,但大多数患者症状相对较轻,预后良好,少数老年人或伴有慢性基础性疾病者病情严重,预后较差^[5-6]。

2 中医病因病机

虽然COVID-19的病原学已明确,即新型冠状病毒,然中医经典《温疫论》中记载:“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诸病源候论》中也曾记载疫病乃“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肘后备急方》中有云:“岁中有厉气,兼夹鬼毒相注,名曰温病。”明确提出疫病的病因是疫疠之邪,即“异气”“戾气”“厉气”。所以在临床辨证及遣方用药时,要抓住疫疠病邪的特点,将外感六淫所引起的疾病与感受疫疠之邪所致的疫病严格区分开来^[7]。

自疫情以来,众多学者提出该病的核心病机为“湿温”^[8-9],且符合三焦及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10]。叶天士《外感温热篇》有云:“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吴鞠通《温病条辨》亦云:“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疫毒时邪由口鼻入侵,毒性乖张,“肺为娇脏,易受侵袭”,疫毒首犯肺卫肌表,所以在病症初期,可伴有轻微发热或不发热,症状不明显,但是肺部可出现小斑片影及间质改变。疫毒犯肺,湿性黏腻,正邪相争剧烈,阻遏卫气,卫阳郁而发热,由表入里传入气分,同时肺与大肠相表里,常累及肺卫胸膈大肠。疫毒壅肺,不能外出,进而病邪深入营分,逆传心包,热闭心包,累及脏腑,若不能及时治疗,会导致内闭外脱、阴阳离绝即疾病的重型、危重型。正气本虚,病势缠绵,疫毒久稽,更伤气阴,即在COVID-19的恢复期出现肺脾气阴两虚。疫毒致病,卫气营血传变较迅速,病机变化多端,临床需灵活应用。

3 疫病发病因素

3.1 正气因素 疫病的发生与人体正气不足有关,正如《内经》有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有抗御外邪的作用,相当于西医的人体自身免疫功能^[11]。正如《温疫论》中提道:“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景岳全书》也指出:“瘟疫乃天地之邪气,若人身正气内固,则邪不可干,自不相染。”正气抗御外邪的作用决定疫

邪能否侵入人体,且正气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也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发病症状的轻重、病愈时间的长短均取决于人体正气的强弱。这也是此次疫情虽然人群普遍易感,但以老年人患病居多,且重症患者也多为老年人或伴有原发性疾病者,均为其正气不足之故。

3.2 自然因素 晋·王叔和《伤寒例》曰:“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冬温者,冬应寒而反温,阳不潜藏,民病温也。”均说明疫病的流行与季节气候等自然因素关系密切。湖北武汉地区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气温较往年偏高,夏季少雨,冬季却阴雨不断,如此反常的气候促使疠气的产生^[12]。同时,基于阴阳消长理论,夏季的过度炎热和干旱,是阳长阴消太过;秋季应凉反热,则是阴长阳消不及;冬日不冷反温,是阴长阳消不及。冬季阳气封藏,“阳者卫外而固也”,人体阴阳消长失衡,疾病乃生。

3.3 社会因素 武汉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国最大交通枢纽城市。疫情发生时正值中国春运期间,人员大范围密集流动,引起疫情向各地蔓延。中共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本次疫情,出台一系列重要文件,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多地迅速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有效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同时,公共媒体的及时报道与宣传,人民群众防范意识的提升,使得疫情得到良好的控制。

4 中医辨证论治

中医治疗强调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谨守病机,紧抓“湿、毒、瘀、虚”四大因素^[13-15]。中医对于COVID-19的治疗以祛邪扶正为主要原则^[16],给邪以出路,邪去则正自安,邪去则正自复。正如《素问》有云:“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温疫论》中亦提道:“大凡客邪贵乎早逐……早拔去病根为要耳。”所以应当坚持祛邪务早,且祛邪务尽。因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应采取“三因制宜”的策略,即“因人、因时、因地”,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以下简称国家方案)进行合理辨证论治。第五版国家方案中的中医分型是对疾病全过程的分期,分为医学观察期和临床治疗期,又将临床治疗期分为初期、中期、重症期和恢复期。第六版对中医治疗有

了更明确的分型,将临床治疗期按患病程度分为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并进一步对每一型进行中医辨证分型^[17]。医学观察期:乏力伴胃肠不适者可用藿香正气胶囊;乏力伴发热者可用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疏风解毒胶囊。临床治疗期推荐使用通用方剂“清肺排毒汤”(麻黄9 g、炙甘草6 g、杏仁9 g、生石膏15~30 g、桂枝9 g、泽泻9 g、猪苓9 g、白术9 g、茯苓15 g、柴胡16 g、黄芩6 g、姜半夏9 g、生姜9 g、紫菀9 g、冬花9 g、射干9 g、细辛6 g、山药12 g、枳实6 g、陈皮6 g、藿香9 g),本方为《伤寒论》经方麻黄汤与五苓散的巧妙融合与创新,在本次疫情治疗中有效率达到90%以上^[18]。现具体分述如下。

4.1 轻型

4.1.1 寒湿郁肺证 寒湿之邪侵袭人体,首犯肺卫,肺失宣降,可出现咳嗽、咯痰、胸紧憋气;湿邪易困脾阳,脾失运化,可出现纳呆、恶心、呕吐、大便黏腻不爽;病邪初起邪盛而正气不衰,正邪相争,可出现发热;湿性重浊,可出现乏力、周身酸痛。舌质淡胖齿痕或淡红、苔白厚腐腻或白腻,脉濡或滑等亦为寒湿郁肺、脾虚湿滞之征象。治疗应重在宣肺解表、健脾化湿,方选麻黄汤和葶苈大枣泻肺汤加減。

4.1.2 湿热蕴肺证 湿热犯肺,湿性黏滞,卫阳被郁,可出现低热或不发热、微恶寒;湿郁而热蒸,湿热难解,可出现乏力、头身困重、肌肉酸痛;湿热熏蒸,可出现干咳痰少、咽痛、口干不欲多饮、无汗或汗出不畅;湿热之邪阻滞于肺、脾、大肠,可出现胸闷脘痞、呕恶纳呆、便溏或大便黏滞不爽。舌淡红、苔白厚腻或薄黄,脉滑数或濡等亦为湿热阻滞之征象。治疗应重在宣肺透邪、清化湿热,方选达原饮加減。

4.2 普通型

4.2.1 湿毒郁肺证 湿热之邪进一步由表入里,郁而化热,湿毒热盛而伤及肺阴,可出现咳嗽痰少,或有黄痰;湿毒郁肺,困阻气机,肺气不畅,可出现憋闷气促。舌质暗红、舌体胖、苔黄腻或黄燥,脉滑数或弦滑等亦为湿毒热盛之征象。治疗应重在清热解毒、化痰除湿,方选麻杏石甘汤加減。

4.2.2 寒湿阻肺证 寒湿阻遏,卫阳不得外达,可出现低热,身热不扬,或未热;肺失肃降,肺津不布,可出现干咳、少痰、胸闷、脘痞。舌质淡或淡红、苔白或白腻,脉濡等亦为寒湿内侵之征象。治疗应重在宣肺理气、散寒除湿,方选荆防败毒散和藿香正气散加減。

4.3 重型

4.3.1 疫毒闭肺证 疫毒疠气入里化热,炼液为痰,可出现咳嗽、痰黄黏少;热伤肺络可见痰中带血;邪气壅滞于肺故见喘憋气促;热邪日久耗伤人体津液,可出现口干苦黏、恶心不食、大便不畅、小便短赤。舌红、苔黄腻,脉滑数等亦为湿热毒邪郁闭之征象。治疗应重在宣肺化湿、通腑泄热,方选麻杏石甘汤合宣白承气汤。

4.3.2 气营两燔证 毒邪炽盛,正不敌邪,邪入气营,邪热炽盛伤津,可出现大热烦渴;病邪深入营分,逆传心包,心神被扰,可出现谵语神昏、视物错愕;热邪迫血外行,热窜血络,可出现斑疹、吐血衄血;热极生风则四肢抽搐。舌绛少苔或无苔,脉沉细数,或浮大而数等亦为邪入气营之征象。治疗应重在清气凉营、泻肺解毒,方选清瘟败毒饮和清营汤加減。

4.4 危重型(内闭外脱证) 邪气壅盛,郁闭于内,阻遏肺气,可出现呼吸困难、动辄气喘,此时需机械通气辅助治疗;邪热闭阻包络,扰乱心神,可出现神昏烦躁;疾病日久,正气虚衰,固摄无权,可出现汗出肢冷。舌质紫暗、苔厚腻或燥,脉浮大无根等亦为阴竭阳脱之征象。治疗应重在回阳救逆、开闭固脱、益气扶正,方选参附汤加減,配合苏合香丸或安宫牛黄丸。

5 中医防疫方法

在数千年的岁月长河中,中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防疫体系,《素问》中提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体现了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并逐渐成为中医防治疾病的指导原则。中医古代素有“固护正气,避其毒气”的防疫思想,这与现代应用的提高机体免疫力、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方式如出一辙。“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体现出古代也非常重视“隔离病患”的工作。所以当前情况下,我们要戴口罩、勤通风、勤洗手、勤消毒并且尽可能避免与其他人接触,这均是“避其毒气”的良好方法。除此之外,中医尚有许多特色的预防方法可资借鉴。

5.1 芳香疗法 古人认为具有芳香气味的物质可以防病祛邪、馥身去秽,所以将其佩戴、悬挂、煎汤沐浴、涂搽、塞鼻、熏燃以达到预防疫病的目的。芳香疗法由来已久,《山海经》曰“佩之可以已疢”,《松峰说疫》记载“正月上寅日,取女菁草末三合,绛袋盛,挂帐中,能避瘟”。现代药理学表明芳香类中药多具有芳香辟浊的功效,可在小环境中熏染空气,抑制病毒的活力,且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的

作用^[19]。张佳乐等^[20]也认为利用艾叶熏蒸进行空气消毒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2020年2月1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居家预防推荐方案》中,亦推荐使用芳香疗法^[21]。其中中药香囊气味清香、制作简便、利于携带,被历代医家所采用来预防时疫,且我国古代素有佩戴香囊的习惯。此次疫情中,李阔等^[22]采用苍术、藿香、厚朴、丁香、石菖蒲、白芷、艾叶、青蒿、茉莉花、薄荷等药物自制香囊,同时张晋等^[23]主张《理瀹骈文》中所述的辟瘟囊可用于COVID-19的预防,均值得借鉴。

5.2 饮食调护 中国古代众多医家都很重视饮食的调护,《内经》中反复强调“人以水谷为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合理的膳食能够固护脾胃,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若不能按时进食,不但损伤脾胃,也会影响人体正气,“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脾胃虚衰,四肢不举,诸邪遂生”,可见饮食对于疾病防护的重要性。孙思邈提倡“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欲数而少,欲数而多,多则难消也。常欲令如饱中饥,饥中饱”。饮食宜有节制,不可偏食,不可过饥或过饱,规律饮食。同时张仲景也认为“饮食有节,忌冷食,勿贪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的极度丰富使人们的饮食习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嗜食辛辣、生冷、油腻之品,而中医古代养生均提倡清淡饮食。《潜斋简效方》记载:“薄滋味,远酒色,尤为先务。”《慈济医话》记载:“预防之法,室不宜过暖,宜少食厚味,多食萝卜、绿豆、梨、藕等物。”同时中医认为调理脾胃的要素主要以“宁少毋多,宁饥毋饱,宁迟毋速,宁热毋冷,宁零毋顿,宁软毋硬”,并且也要注意不可偏嗜,规律饮食。均衡的膳食营养不仅可以保证人类身体健康,更可以预防疾病的侵扰,所以应该合理搭配膳食,固护脾胃,使机体气血生化有源,抵御外邪。

5.3 情志调节 中医学认为人的形体、五脏以及情志之间可相互影响,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所以衍生出以调摄情志为指导的疾病预防观,正如《鼠疫约编》有云:“避疫圣法,若能静心调息,一志凝神,以运气法行之,无不灵验。”由此可见,调理情志对于疫病的预防有着重要作用。中医以“形神合一”的整体观念为指导,认为保持愉悦的心情,可使营卫流通,气血得畅,生机旺盛,从而身心健康,正如《素问》记载“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惊则气乱”是指

不良的情绪可引起气机逆乱,从而脏腑功能低下易受外邪侵袭。这与现代医学认为不良的情绪可扰乱机体的免疫功能,降低抵抗力的说法相一致^[24]。《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提到“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意思是说保持身心宁静,则腠理紧闭,可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在最近的报道中,武汉方舱医院组织患者进行各类文娱活动,有利于患者舒缓紧张情绪,亦有利于病情的恢复。故而在疫情期间应该加强心理防护,及时调整心理状态,保持身心宁静,共同抵御病邪。

5.4 传统运动 适当运动有利于调和阴阳,使脏腑与经络之气血通畅,人体气机升降出入调达,从而达到防病的目的。正如《新安医学医说》有云:“人欲劳于形,百病不能成。”我国古代医家研究出很多运动用于养生防病,诸如五禽戏就是汉末华佗观察禽兽的动作特点而创编,其余如:八段锦、易筋经、太极拳,均源于古代的导引法,有着悠久的历史,简单易学,老少皆宜,一直沿用至今。同时,多项研究表明,中医传统运动能使气血流畅,增强人体正气^[25-26]。COVID-19患者多伴有肺功能的损伤,运动疗法可以较好地帮助患者锻炼肺部功能,有利于病情康复。同时,运动应遵循适量的原则,孙思邈也说“养生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是指人不可过度安逸,适当的劳动可以增强体魄,但是要量力而行,要根据自身的年龄、运动能力等选择合适的项目,采取定时、定量、循序渐进的原则,感到微微有汗即可,“劳则气耗”,切不可大汗淋漓,恐伤人体正气。

6 结语

中医的防疫理论与实践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众多医家通过大量的实践与总结,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中医疫病理论。此次疫情,各地发布的COVID-19诊疗方案均体现了中医药的优势地位,同时在各地的临床应用中,疗效显著。疫情当前,我们可根据中医“治未病”思想,坚持“未病先防、既病防传、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的防治原则,同时提高中医对COVID-19的临床干预能力,与现代医学相结合,取长补短,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一加一大于二”的防治优势,共同完成有效防治COVID-19的使命。

参考文献

-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修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名称事宜的通知[EB/OL].(2020-02-22)[2020-02-28]. <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002/6ed7614bc35244cab117d5a03c2b4861.shtml>.

- [2] PHELAN A L, KATA R, GOSTIN L O. The Novel Coronavirus Originating in Wuhan, China: Challenges for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J]. JAMA, 2020, 323 (8): 709.
- [3] TANG J W, TAMBYAH P A, HUI D S C. Emergence of a novel coronavirus causing respiratory illness from Wuhan, China[J]. J Infect, 2020, 80 (3): 350.
- [4] BASSETTI M, VENA A, GIACOBBE D R. The novel Chinese coronavirus (2019-nCoV) infections: Challenges for fighting the storm[J]. Eur J Clin Invest, 2020, 50 (3): DOI: 10.1111/eci.13209.
-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J]. 江苏中医药, 2020, 52 (2): 封三.
- [6] WANG W E, TANG J M, WEI F Q. Upda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outbreak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in Wuhan, China[J]. J Med Virol, 2020, 92 (4): 441.
- [7] 陈玫芬. 疫病之中医预防研究[D]. 南京: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 [8] 王玉光, 齐文升, 马家驹, 等.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肺炎中医临床特征与辨证治疗初探[J/OL]. 中医杂志: 1-6 (2020-01-29) [2020-02-2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166.R.20200129.1258.002.html>.
- [9] 杨华升, 王兰, 姜良铎. 姜良铎教授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遣方用药思路[J/OL].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1-6 (2020-02-18) [2020-02-22]. <https://doi.org/10.13422/j.cnki.syfjx.20200840>.
- [10] 王怡菲, 邱模炎, 裴颖, 等. 基于24个省市自治区诊疗方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病因病机与证素特点探讨[J/OL]. 天津中医药: 1-5 (2020-02-29) [2020-02-2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2.1349.R.20200227.1752.010.html>.
- [11] 罗丹, 张海明, 于兆民, 等. 中医“治未病”理论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的思考[J/OL].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1-6 (2020-02-14) [2020-02-2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501.R.20200214.1311.004.html>.
- [12] 窦晓鑫, 杨玉莹, 卜志超, 等. 试从中医角度认识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J/OL]. 天津中医药: 1-3 (2020-02-13) [2020-02-2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2.1349.R.20200213.0903.004.html>.
- [13] 宇凤, 李晶, 马蕊. 浅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J/OL]. 中医学报: 1-8 (2020-02-19) [2020-02-2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1.1411.R.20200218.2344.002.html>.
- [14] 苗青, 丛晓东, 王冰, 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中医认识与思考[J/OL]. 中医杂志: 1-3 (2020-02-06) [2020-02-2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166.R.20200205.1606.002.html>.
- [15] 薛艳, 张炜, 徐贵华, 等. 湿瘟为病, 疏利透达——上海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临床证治探析[J/OL]. 上海中医药杂志: 1-5 (2020-02-22) [2020-02-22]. <https://doi.org/10.16305/j.1007-1334.2020.03.005>.
- [16] 吕文亮. 基于《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治指引(试行)》的解读[J/OL]. 世界中医药: 1-4 (2020-02-21) [2020-02-2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5529.R.20200221.0829.002.html>.
- [17]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EB/OL]. (2020-02-01) [2020-02-21]. <http://yzs.satcm.gov.cn/zhengcewenjian/2020-02-19/13221.html>.
- [18] 薛伯寿, 姚魁武, 薛燕星. 清肺排毒汤快速有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理论分析[J/OL]. 中医杂志: 1-2 (2020-02-17) [2020-02-2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166.R.20200216.2004.002.html>.
- [19] 李玉坤, 刘大胜, 任聪, 等. 中医芳香疗法的研究进展[J]. 中国中医急症, 2020, 29 (1): 180.
- [20] 张佳乐, 杨莉, 鲜天才, 等. 艾灸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思路探讨[J/OL]. 医学争鸣: 1-9 (2020-02-28) [2020-02-2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481.r.20200227.1909.002.html>.
- [21]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我市出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居家预防推荐方案[EB/OL]. (2020-02-01) [2020-02-18].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20109319>.
- [22] 李阔, 邱瑞瑯. 基于“天时”与“人和”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预防对策[J/OL]. 中医学报: 1-11 (2020-02-19) [2020-02-2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1.1411.R.20200219.0957.005.html>.
- [23] 张晋, 宋昌梅, 果春阳, 等. 中药香囊辟瘟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用探讨[J/OL]. 北京中医药: 1-7 (2020-02-18) [2020-02-2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5635.R.20200218.1047.002.html>.
- [24] 钞建峰, 贾慧. 论心身疾病中医病因病机的核心及其演变[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9, 34 (12): 5583.
- [25] 周琦, 周亚东. 论华佗五禽戏调气养生之道[J]. 中医学报, 2019, 34 (11): 2295.
- [26] 张婷, 李玉, 郑健. 中医运动处方临床应用研究进展[J]. 新中医, 2019, 51 (11): 27.

第一作者: 赵钢(1958—), 男, 医学博士, 教授, 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中医理论及临床研究。286533141@qq.com

收稿日期: 2020-02-22

编辑: 傅如海